

# 必先有蟑螂， 而後才有蚊子

南方朔

文化與政治評論家

師大及台北藝術大學教授姚瑞中及其學生，對台灣各地的閒置公共建築，即所謂的「蚊子建築」所做的抽樣踏查，乃是近年來校園學術界對台灣本地所做的最傑出貢獻。因為他們不僅將重要的蚊子建築做了登錄見證，其實也間接觸及了台灣政商圈裡最黑暗也最重要的板塊。在蚊子滋生之前，必定已蟑螂飛舞成一片。不肖的政商關係就是台灣的蟑螂！

眾所週知，政府公共採購，乃是每個國家內需行為裡的最大宗，隨便一出手就是數億、數十億、甚至超過百億。早年在黨國資本主義階段，公共工程即是重要環節，今天雖時代已變，但由許多專包政府工程的公司及它們可疑的行為，如我們細細追蹤，仍可發現蛛絲馬跡裡有著深厚的政商勾串暗影。這種政商勾串，中央如此，各縣市也沒差多少，而且是兩黨皆然。它已成了台灣政治運作裡的一種重要的潛規則。於是，我們看到了：

—政商之間親密得如同穿一條褲子，可透過流標的手段而行綁標圍標之實，甚至商人越俎代庖的幫政府制訂工程預算書，這種沉瀆一氣的行為已可謂舉世罕見。

—當某人當權，即用人民的納稅錢大慷他人之慨，玩弄著台灣式的「豬肉桶政治」，而工程建築即是最好的照顧兄弟之籌碼。而我們都知道在搞建築之前，去吹噓它是多麼的重要，這種工作太容易了，再加上要找甚麼評審委員助陣一點也不困難。於是全台灣遂「蚊子館」、「蚊子停車場」、「蚊子商場」、「蚊子焚化爐」、「蚊子文化中心」、「蚊子極限運動場」等多不勝數，尤其恐怖的乃是大型的「蚊子工業區」也告氾濫。幾百個這種蚊子因為多得已不稀奇，人們因而把它給忘了，只有到每年登革熱流行，必須噴藥時，各地方的衛生局才會想起它的存在。

—台灣從小型的「蚊子館」到大型的「蚊子工業區」，它早已不是幾百個「個案」，而是一個超級的「通案」。台灣公共建築及工程一包再包的轉包，台灣公共工程的工安意外頻傳，公共工程的預算編列浮濫甚至還不斷追加預算，以及有些工程品質相當豆腐渣，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，那就是公共工程的政商勾串結構。而最讓人氣惱的，乃是這種惡質的政商勾串結構，由於都具有明顯的政治背景，或者就是見怪不怪，或者就是事情鬧出來後

就會被導向到政治惡鬥的結局上。這乃是公共工程的政商勾串大家都知道，但卻就是幾十年來無法改革的原因。公共建築及工程的改革，已成了台灣行政改革的最大問題。

台灣各種蚊子建築物和大型的蚊子工業區多不勝數。它賠掉了台灣的財政健康，數百千億就這樣被燒掉；它的政商勾串，也養出了許多政商蟑螂。政府的投入、公共設施的投資可以產生長遠的效益，而所有的蚊子化支出，則只是形同一種對少數特權公司的福利支出，蚊子建築物多，其他公共設施的建設必然差。從這個角度看，各種蚊子建築物不只是在浪費公帑而已，它更是對人民福祉的另一種剝削；人們對它不能只是笑罵，而是應努力加以改革掉。

公共工程及建築已必須徹底改革。由蚊子行為的氾濫顯示出蚊子背後必有蟑螂，這是司法檢調的事；由公共工程的亂花錢，圍標綁標及護航，它顯示出公共工程的行政管理已必須做更透明化的改革。至於學術界和媒體界，面對這個問題，除了踏查留下見證外，可能必須做更多的追蹤調查，尋找出蚊子背後的蟑螂。

公共工程的積弊之所以可怕，乃是當一種弊端久了，就成了政治及文化習慣。反正蚊子建築那麼多了，再多我一個又算什麼。當這種態度已習以為常，它就成了公共工程改革的最大阻力。台灣公共工程的改革，在查蚊子的同時必然要碰到許多政商蟑螂，這種改革真的是可能會動搖國本的真正大改革！

原載於2010年十月十二日〈中國時報〉